

酒店外脚手架倒塌 工友2死5伤

施工单位未知 施工项目未审 施工工人从未培训



目击者:脚手架倒了一大片

中午12点左右,记者赶到现场。钱王大街马路的南侧是白天鹅大酒店,酒店有五层楼高,酒店东侧外墙还裹着一层黑色安全网,外面搭满了脚手架,可以看到,西侧外墙已施工完毕,施工外墙东侧的脚手架已经倒塌,地面撒满散架了的脚手架和坠落的大理石块,周围已拉起了长长的黄色警戒线。

此时,离事发已过去三个多小时,警戒线外,依旧站着几十名群众,议论纷纷。

“开始,我还以为是房子塌了呢。”在临安工作的安徽人潘楷树说,早上8点半左右,他上班途中,经过白天鹅大酒店,忽然听到一声巨响。

抬头一看,搭在酒店外墙的脚手架,“哗啦啦”倒了一大片,还有很多大理石接连砸下去。整个过程,也就两三秒。”

潘楷树说,当时,绑在脚手架顶部的卷扬机,正在往上吊大理石,吊着吊着,脚手架就突然塌了。

在附近工地当包工头的张建旺,听到消息后,也赶了过来。眼见现场的狼藉,他暗自“庆幸”,这里的老板开始还想找我搭架子的,可看了他的方案和图纸,我老觉得很多地方不对劲,没敢来做。真是幸亏没来啊。”

伤者大多是来打零工的

随后,记者在临安市人民医院找到了几名受伤的工人。

来自安徽安庆太湖县的阮实振,头上包着厚厚的绷带,鼻子里插着氧气管,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

我在脚手架的最上面一层,操作卷扬机的开关,当时正在往上吊大理石,吊到离登顶还差一点点的地方,突然,轰一声,我感觉身体往下一沉,接下来就什么都不

知道了。”
阮实振说,当时卷扬机吊着的大理石,最多不超过五块,每块差不多五六十斤。一阵沉默后,他又告诉记者,之前,我老早跟包工头说过,这里的地势不平,脚手架搭得有问题。哎哟……”说着,又开始呻吟。
29岁的余小兵,也是安庆人。
余小兵说:我在工地负责装彩灯,已经做了十来天。”事发时,他在一楼和二楼中间钻装灯的孔。
余小兵说,外墙装彩灯的工作已进行半个月,负责这块的是一位姓刘的师傅,是从深圳请过来的,他带领我们8个人,都是临时工,没有签合同。”
36岁的蒋贵斌,昨天是第一天上这个工地上班。事发当时,他站在脚手架上,跟余小

□时报记者 陈欣 实习记者 陆晓梦 文 时报记者 蔡怀光 摄



兵一起在钻孔。我和余小兵是老乡,我就跟他过来打零工。之前,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个活,都是在厂里做节能灯。”

此外,来自福建20岁小伙谢松江,事发时站在脚手架第三层给墙面安装大理石。另一名伤者叫姜建川,正在进行手术,记者没有见到他。

据临安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马礼明介绍,5名伤者中,两名均为全身多发性骨折,阮实振的肩胛骨和肱骨骨折,姜建川的股骨骨折,而余小兵的胸腔有积液,另外两人情况稍好。目前,5人无生命危险,但还要进一步观察以确定病情。

年轻死者本来就快结婚

据了解,当场死亡的两名工人,一名叫谢志强,50岁,福建惠安人,是一名砌墙工,事发时在给外墙砌大理石;另一位叫程裕初,27岁,安徽安庆人,是一名搬运工,当时在地面清理。

昨天晚上,记者联系上了程裕初的家属。程裕初的姐姐说,弟弟和她的丈夫一起在该工地当搬运工。他们平常都是跟着包工头,包工头接哪的活,他们就去哪。”

今天早上,我接到老公的电话,马上赶到工地,却听说弟弟从脚手架上摔下来,已经死了,吓得晕了过去。”程姐姐说,到现在,她都不敢相信,弟弟没了。

程裕初的堂兄得到消息后,也从江苏赶

了过来。莹妹不敢跟家里说,我过来帮忙料理弟弟的后事。”

原来,远在安徽安庆太湖县的父母,还不知道这个噩耗。父母年纪太大了,又只有他一个儿子,我怕他们知道受不了。唉,还是等一切处理好了,再慢慢跟他们说。”

程姐姐表示,在老家,弟弟还有个交往5年的女朋友,两人感情很好,原本打算今年年底就把婚结了。现在要我怎么跟人家说,对那个女孩子,也实在太残忍了!”

施工项目:没有报批,一个多月前就被责令停工

据了解,白天鹅大酒店所在大楼,其实是向当地邮政部门租的。而此次外墙装修的施工单位,又是酒店方自己找来的。

有业内人士表示,把卷扬机固定在脚手架上,非常危险。脚手架的承重能力有限,卷扬机本身就有两三百斤重,再吊上几百斤重的石头,很容易承受不住的。”按规范一些的做法,应该架设起吊机吊石块,而不是直接让脚手架来承重。

那么,这个施工项目经过审批了么?临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蒋站长明确表示,白天鹅大酒店的施工项目没有报批。

今年5月18日,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这家酒店违规施工,当即就责令其停工。可是,4天后又发现其在施工,当时还把相关负责人叫来做了笔录。没想到,这次又偷偷在施工了。”

但是,当记者联系临安市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副大队长王焱,希望其告知施工单位具体名称以及是否具备施工资质时,对方表示还不清楚,由于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在外地,还在赶来临安的路上,具体问题都需进一步调查。”

可是,该施工项目从今年4月就已开工,安监部门是否对其监管?

对此,王焱表示,正常情况下,只有接到群众举报投诉,或是组织专项行动的时候,才会对具体的施工项目进行监察。

记者手记

在医院里,不止一名受伤的工人说,自己只是来做临时工的。有好几个是之前连工地都没进过的“菜鸟”,更别说接受过什么安全培训了。阮实振说,事发时,他在脚手架最上面一层操作卷扬机,往上吊大理石,“可能过重”,脚手架无法承受,最终导致坍塌。

他们并不避讳承认自己的外行和不专业,当然也就无法对工程负责。而且他们也无法对自己负责:甚至连个规范的合同都没有签,毋论保险!

于是,施工队是否具备施工资质?施工时操作又是否规范?伤者更加不知道了。

临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蒋站长明确表示,该施工项目没有报批,中间还被两次责令停工。那为何没有报批的项目得以开工?责令停工后,两次被复工?

事发后,经过一整天调查,为什么临安市安监部门却连施工方是什么单位、是否具备资质这样的问题,都无法给出明确答复?

有知情人员说,这是因为施工单位负责人在北京。负责人一得到消息,就带着资质证往杭州赶。所以,到底有没有资质,只有等看到,才可以确认。

另外,施工项目从今年4月份就已开工,其间,安监部门为何一直没有过问?

安监部门最后对记者说的那句话:正常情况下,只有接到群众举报投诉,或是组织专项行动的时候,才会对具体的施工项目进行监察。

这句话,令人深思!